

# 有借不還——賺琅玕記

文◎李宗焜

近一、二年來，蕙風堂陸續進了幾批琅玕。觀此一名品的身世及好處，《書法教育》中前後已登過幾篇介紹文字，不需要我再贅費。正因為這是極難得的石種，所以我也勉力用薄俸購置一二方佳品。八年前，我曾借用陶淵明的「家貧不能常得」刻一方印，並記其事云：「余喜蓄硯石，愛之成癖，而薄俸僅得倖存。偶有所得，輒飄隨空。因借陶公語以自況，八年後的今天，僅得倖存的寶境並未改變，而愛硯成癖的惡性也居然不改。」

但環視所收硯石中，固不乏佳作，然而論其

「實用」，則若有所感焉。問題在傳統硯式，磨墨、蓄墨的地方都很淺，大概古人用墨主要以寫詩文稿或函札為主，所需墨量不多之故。現代的生活，若多寫幾個大字，用這類硯台磨墨，可謂「杯水車薪」。又因為對現代雕刻工藝不甚滿意，所藏「硯板」的「實用性」就更低了。現市售的若干圓形如碗狀的硯台，確實能磨較多的墨，但其材質多半是檔次較低的端石，實在夠不上「愛硯成癖」法眼。

一日，蕙風堂洪夫人楊湘黎小姐很得意的告訴我，她請伍廠長「訂做」了大小兩方琅玕硯，

又濃又黑，而且墨色極美？所用的文房四寶都是我專程帶來的，完全一樣的東西呀！當時只找到一個可笑的「相異」之處，楊小姐用的是蕙風堂的自來水。借回來之後，因為研究工作太忙，也沒有馬上用，放在案頭欣賞了好些天，雖未真正磨過，但其淡雅的風味，有點反光的淡綠琅玕，已是賞心悅目的極致享受了。

一天，備好了上好的紙墨，準備試試這名硯的能耐，為了表示對此佳硯的「崇敬之意」，我特別去茶水間拿取經過機器過濾無雜質的水來磨。邊磨邊想起楊小姐說「兩分鐘就可以磨得很黑。迫不及待的兩分鐘一試，淡白；再磨兩分鐘，灰白，最輝煌的記錄磨到五十分鐘，最佳狀態是深灰。所有的期待和憧憬，隨著磨墨時間的加長而逐漸灰飛煙滅，代之而起的是失望與不耐，還有一堆問號？？？難道如此名品竟只是中看不中用？

我在電話中向楊小姐做了試用的「心得報告」，楊小姐直呼不可能。爲了證明我的「無辜」，我把全部家當搬到蕙風堂，請楊小姐示範。當時伍廠長返鄉過年，正好就在現場，他也信心滿滿的說琅玕硯不可能磨不黑。經過楊小姐示範之後，我的問題並未清除，而是又增加了一個問題：爲什麼楊小姐真的用不到兩分鐘就磨得

質佳且實用。我對此充滿好奇與期待，但遲遲只聞雷聲，未見下雨。據說琅玕石鑿製這種型態，極容易破裂，耗損極大，不易成功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楊小姐電告終於拿到那「一對」寶，並說她畫畫用墨較少，所以先試用了小的，發墨快又細，比端硯更好用，言下十分滿意。我不免好奇的想「探究究竟，承楊小姐好意，願意將大硯借」我看。

約好時間，楊小姐把硯帶到麗水店，初見面時確實頗爲驚艷，淡綠如貝殼的琅玕層讓人眼睛爲之一亮，當時我跟楊小姐說「借我回去看看，

趙」。爲了表示「誠信」，我把硯台帶著，看過一些新到的貨，也許少了那一段曲折故事的革命情感，還是覺得手上這方借來的投緣，正巧貨箱中只有兩個木製硯蓋，其中一個正合，莫非是天意！我當下向楊小姐表示：賣給我或借我五十年！楊小姐說那大、小二個本來就是對的，怎能拆開，我說：「你跟洪先生一對就好了，硯台讓給我！」她說：「也許將來寫字就用到大硯！」我說：「將來你會碰到更好的！」（雖然我心知可能性不大）也許經不起我的死纏爛打，或許也有「物得其所」的感動，楊小姐終於同意割愛，附加條件有二：給她寫一幅字，和寫一篇文章紀念這件事。我答應了後一件，因爲洪先生是書壇能手，這第二個要求實在多餘。

買下這方垂涎已久的佳硯，我當下想在硯蓋上刻一段銘文，腦海即浮現「遊走黑白兩道」一語，所謂墨分五彩，不正是在黑白之間變化多端嗎？楊小姐認爲有點霸氣，好像跑江湖的。「迎回」（這次不是借的）硯台的路上，我突然想到，不如改爲「道在黑白之間」，好像也充滿哲理。

酷！  
琅玕圓硯超讚的！



琅玕圓硯 直徑9cm~14cm



有借不還的琅玕圓硯